

陈绍樵小说集

同心出版社

陈绍谦小说集

同心出版社

(京)新登字 21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绍谦小说选/陈绍谦著. —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2

ISBN 7-80593-178-X

I. 陈… II. 陈…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陈绍谦-短篇小说-选集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2298 号

同心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34 北京市东单西裱糊胡同 34 号)

冶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字数:161 千字 印数:1—2000 册

定价:7.50 元

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

浩 然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操持给一位已然故去的业余文学作者出版一本应该出版的书。

草木有荣有枯，人类有生有死，本来可以想得开；但对他的夭折，我却非常惋惜和痛苦。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三十四个春秋。他像一棵小树，熬过寒霜袭击和风雨吹打，刚刚放叶开花，还没容那枝头的果实一个接一个地成熟起来，就被冥冥之中一只无形而冷酷的手连根折断了。他没有结婚，没有留下子女后代，更没有留下分文钱财；只留下三百余篇小说作品和许多不曾改定的草稿，因之也留下了他那满腹对人生，对世界，对文学事业深厚的热爱之情。

他名叫陈绍谦，1957年9月4日出生在平谷县赵家务村一个普通农家小院。燕山下，沟水边那块肥沃的土地哺育了这位性格内向，颇有灵秀之气的年轻生命。因为我们都是冀东这方土地上的农民后代，都是文学的迷恋者，所以我与他的相遇相识相交往，才从偶然变成必然。

那是1980年10月里，我带着女儿春水刚刚在通州镇安家落户，一面医治身心的病伤，一面潜心苦写，以期在文学事

业上创造个新景象。当时的通县县委书记赵峰，是我建国前的老战友。有一天，我们结伴下乡走访，归途中他对我说：“南门外铸石厂的支部书记，有个害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最近从老家来找他，想学学写小说，可惜不摸门路老失败，很苦恼。约个时间，让他父子拜访拜访你，你给指点指点。”扶植农村的业余作者，一直是我乐意做的事，这个农家子弟带病还要学写作，而且屡遭失败，这情形很使我牵心挂肠。次日清晨，我没顾吃饭，就跑步到三里远的铸石厂，主动寻找陈绍谦。

陈绍谦正在宿舍里伏案默写。二十三、四岁的他，本应是风华正茂的大好年纪，他却面无血色，柔弱不堪。他抬起眼睛看看我，可能把我误认为找他父亲的工人师傅，只轻声说一句“他上车间了”，又低下头继续转动手里的钢笔。当我主动在对面椅子上坐下，自报姓名之后，没料到他竟然惊呆了：想站起，两条腿颤抖，又跌落在椅子上；脸色变得蜡黄，嘴唇变得青紫，两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球朝外凸现，胸部吃力地一起一伏。见此情形，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唐突，忙站起来问他有没有救急药品。他摆摆枯瘦的手：“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

我们互相默视了足有两三分钟，他才转过神来，扶着桌边站起，有了光亮的眼睛直直望着我，依然激动地说不出整齐的话：“真想不到，能够见到您，还让您来看我……”。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的交谈。我说得多，他说得少。他说：“我刚会走路的时候，名医就给我判了死刑，患的是法鲁氏三联症，活不久。上学晚。1975年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到生产队干活，队干部和社员们都好心眼，照顾我，让我干轻活，养鸡、看场院，……这个世界多美呀！我的家乡多好呀！……我不愿这样废物似的活着，我不想这样没价值的死掉。我要给养我一

场的国家、亲人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想学苏联那位作家的样子，写本书，做点贡献，不白活……梁老师，您一定很忙，可是看在老乡亲的面上，求您帮我一把……”。

说后边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发红，含着泪水，吃力地走到文件柜跟前，打开门儿，展现出一柜橱子中外古典文学书籍。他一边让我看，一边很有信心地对我说：“我把这些书都看完了，开始写一部长篇小说。我爸爸答应养着我，让我把书写出来。”随后坐下，诚恳地要求我介绍写作经验。

当时，我被他那身残志不残、要活得有价值而奋发向上的精神所感动，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同时也实心实意地告诫他，必须把自己追求成功的道路选好、走对；直率地指出，关在县城的屋子里写不出社会所需要的好作品，同时对他的身体也不利；劝他赶快回到家乡田野和群众中去，先练笔写短小的作品，写自己熟悉和能够熟悉的生活。这中间我讲述了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也讲了一些成功者的实例。

陈绍谦听信了我的劝告，过后的第三天就由他父亲送回赵家务老家，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每天到地边、场院和各家各户找人谈心聊天，议论农民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的事情，到了晚上就读书、看报纸杂志。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有时候听人扯闲话、发牢骚，或者看他们争吵、骂街、动手打架，都能让我的脑海冒出个故事，回到家赶紧记在小本子上。最近我从里边挑出一个故事整理一下，寄给您看看，算我交上的一份考试答卷。”

随信寄来的小说题名《腊梅》，描写的是一位乡村女医生美好心灵和无私奉献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健康、生动、有趣味，

洋溢着鲜活的生活气息。小说的调子朴实、通俗，很适合农民大众的口味。尤其文笔干净利落，字写得认真工整，标点符号使用得较为规范，卷面也相当干净，不匆忙潦草，不胡乱涂抹，让人看着爽目省力。

通过这篇小说，使我觉察到陈绍谦不仅有一定的生活悟性，有一定的艺术表现能力，而且具备一般青年人所欠缺的文字的基本训练。从而一改我对他的观念：以前我乐意帮助他，完全出于对病残青年的同情和怜悯，想通过我的爱心给他一些温暖和安慰；此时的陈绍谦，在我的心里已经变为一个有可能被培育起来的文学苗子，因此由衷的喜悦，也生发了希望。

我十分高兴地把小说稿推荐给在《北京日报郊区版》当编辑的王保春同志。1982年6月间，陈绍谦这篇处女作在《喜鹊》副刊上连载了。

这件喜事，对陈绍谦无疑是一次极有力的鼓励和推动，以后接连在报刊上发表的新作，显示出他那被唤醒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潜力，既厚实又有蓬勃的势头。他的小说越发短小精练，对现实的感受也趋向敏锐与深刻，审美情趣和语言格调逐渐表现出个性特色。1984年他的小小说《娘家妈》获得《喜鹊》副刊国庆征文优秀作品奖。他开始得到北京文学界，特别是农村业余作者的关注，受到家乡平谷县领导的重视，被推荐为平谷县第一届政协委员。

青春朝气真正的在陈绍谦身上焕发了。他在增长着写作才干的实践中，也坚强了对自己成功的信心。我们书来信往，除在会议上相见之外，我还专程到赵家务看望他。第一次没有相约，就跟廊坊的作家卢万全和史同文同志结伴去了。到了村口，猛然间想起我们初次相见那回我的唐突。现在当然我们已

经变成熟人，而且有很深的感情，我的到来他不会再受惊。但是，正因为有了非同一般的感情，没有精神准备地到他家，到他面前，他会特别惊喜。他的病体是难以承受大悲也受不了过分的高兴。都到了村口而不见面，我又不甘心。踌躇片刻，决定请卢、史二位先到陈家给陈绍谦送个信，就说我“可能来看他”。待他情绪稳定，再说去瞭望一下，会不会已经来到，卢、史使陈绍谦有了思想准备，再招呼等在村口的我。

我就像演戏一般进了陈家小院，到了陈绍谦面前。他自然喜出望外地激动，却没有发生意外。

陈绍谦比过去健康了，也胖了些，有了年轻人的神采。他满怀信心地对我说：“现实生活真是个取之不尽的源泉，越写越摸着门路，越写越有写不完的材料。”他还说：“我要多写几年小小说，因为它能及时地反映出我的感受，又能练笔长经验，同时也能积累素材；短篇作品，只要用心写，写得好，也能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农村面貌，表现出农民的心声……。”

以后在灯光下阅读陈绍谦寄来的新作之时，常常引起我浮想连连。想到古代的蒲松龄，想到近代的赵树理，想到印度的普列姆昌德，想到保加利亚的埃林·彼林。那些伟大的文豪，都来自农村的群众之中，生长在生活的底层，都曾经是渺小的人物，都是从写短篇小说起步的。如今的陈绍谦扎根在农村生活里，赶上改革开放、没有政治运动、写作最自由的大好时期，艺术水平正在逐步提高，有刻苦磨砺的韧性和毅力，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能在生命旅程中创造一个奇迹和辉煌！

始料不及的是，正当陈绍谦创作激情振奋昂扬，信心十足地朝理想目标奋发之际，我们国家的文学却从高峰滑落到低谷；成熟作家写出高水平作品已经失去往时的轰动效应，乌七

八糟的东西赫然地走俏起来，陈绍谦那些写农村真情事、说农民心里话的习作，自然变得很不时髦，很不吃香。除了《北京日报郊区版》的《喜鹊》副刊，再没有报纸杂志肯于发表他的作品。其间，凡被我认为很不错，而代为转投的小说稿件，如那篇十分精彩的《喂鸡》，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有的编辑部则对我提出个条件：“如果您能赐给一篇小说，此作可以配发。”这种“搭配”式的要求，本来我能够接受，但是那时正在集中精力“打翻身仗”写长篇，接着又协助别人拍摄电视连续剧，没有工夫写短篇。结果陈绍谦的稿子自然又被退回来。

我不敢把这种情形告诉陈绍谦，怕他那孱弱的身体经不住这样的打击。他的新作一篇篇地寄到我手，由我转寄出去，又“水流千里归大海”回到我手。跟女儿一商量，决定向陈绍谦保密，写信告诉他：稿子一定能发表，希望不松劲地写下去。久而久之，聪敏的陈绍谦一定明白了其中原由，寄来新作，就再不问结果。他的困惑和苦恼，我是可以估计到的，稿子被锁在抽屉里，实际是压在我的头上；我时时担心，这样的遭遇终将会把陈绍谦那股子从生命里迸发出来的火花给扑灭。

陈绍谦和类似陈绍谦那些有艺术才华，但没有机会施展而“走投无路”的文学青年，给了我很重的压力。这种压力酿成了促使我暂时放下手上的笔，带头在三河建立文联、创办《苍生文学》季刊，并鼓起勇气，担着风险而接过《北京文学》主编的差事。有了园地，有了发稿权之后，赶紧把关压在抽屉里陈绍谦的积稿解放出来，先在《苍生文学》创刊号上发表八篇，又在《北京文学》的一期上隆重推出二十五篇。在以后的赞扬声夹杂的嘲骂声中，我求人借场地、赏饭，邀请评论家、教授、编辑和作者，在北京航空饭店举行了陈绍谦作品讨论会。在那个

充满爱的会上，同志们作了热情中肯的发言，肯定了陈绍谦的创作成绩，同时也给他指出不足和继续攀登求索的路途。会后，我一面送被其父搀扶上车的陈绍谦，一面很兴奋地嘱咐陈绍谦：希望这个讨论会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一个加油站，一个艺术新起点，往后能日趋成熟，写出更多的精品。

万万没有想到，那个讨论会竟成了陈绍谦与人生、与艺术永别的仪式！1991年1月18日他父亲陈承惠同志来信，告知这个不幸的消息：“他回到家的第二天起，精神又振作起来，一面整理过去的雏形记载，一面学习写作，显得比往时看得远些了。他曾表示要像老一辈业余作者那样，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泥土文学的小册子留给人间。……13日凌晨他在锻炼身体时，偶然发现痰中带血……14日晚9时许离开了我们……”。

陈绍谦那生命之树没有结出应该结出的硕果，使我在悲哀、惋惜之余，就是想方设法把他已有的收获保存下来，流传下去。这个愿望压在心头五年之久，今天终于得以实现，让我万分欣慰。这里要感谢平谷县委、政府，感谢同心出版社，感谢成全这桩事情的同志们。

陈绍谦生命是暂短的，本来注定“废物似的”白活一世。但他不向命运低头和屈服，而顽强地抗衡和奋斗，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那羸弱身躯的能量，给世界留下了他所耳闻目见的影像，给芸芸众生留下了声音，同时留下了他的情和爱，所以他没有白来一世，他活得有价值。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对死者是个最好的纪念，对他的亲人是个最好的安慰，对年纪轻轻、体魄健康的青年们也是个最有力的激励吧？

这本书是陈绍谦用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亲手镌刻的一块小小的碑石，我们大家把它竖立在农村广阔的田野上，看到它就

如同看到陈绍谦，寄托着我们永难忘却的怀念。

1995年9月14日泥土巢

目 录

用灵魂和生命镌刻的碑石 浩然

换地.....	(1)
异性.....	(15)
门前.....	(19)
找鸡.....	(23)
瞧这一家子.....	(25)
爷儿俩搭炕.....	(27)
职工家属.....	(29)
属于我的是哪个.....	(61)
为人.....	(67)
疑惑.....	(72)
村中一条街.....	(77)
爱开玩笑的小伙子.....	(82)
写信.....	(85)
她和那几个扑克迷.....	(87)
痞子.....	(90)

棒子·····	(94)
草帽·····	(99)
卖肉·····	(103)
儿女·····	(107)
生活·····	(111)
到姥姥家去·····	(116)
父与子·····	(118)
割麦·····	(120)
运麦·····	(122)
修垅沟·····	(124)
推土·····	(126)
哥儿俩·····	(128)
一个帮工的小伙子·····	(130)
借东西·····	(132)
喂鸡·····	(135)
调查·····	(137)
不眠之夜·····	(140)
娘家妈·····	(142)
男子汉·····	(144)
油·····	(146)
小舅子·····	(148)
新来的妈妈·····	(150)
爷爷的毡帽和皮袄·····	(152)
真真假假·····	(154)
种菜·····	(156)
挡风·····	(158)

垒猪圈·····	(160)
打狗·····	(162)
痴女·····	(164)
途中·····	(168)
李大柱管媳妇·····	(172)
尚未织完的毛线衣·····	(177)
考验·····	(180)
莉莉·····	(184)
卖菜·····	(187)
腊梅·····	(191)
门里门外·····	(198)
姑娘提出的问题·····	(203)
银山·····	(207)
妯娌·····	(209)
哥儿俩看瓜·····	(211)
《陈绍谦小小说 25 篇》讨论会纪要 ·····	(214)
真切地表现人物的心态 ·····	(217)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美 ·····	(223)
新的召唤 ·····	(226)
真正的生命永远不会完结 ·····	(228)
平谷曾有一颗星 ·····	(230)

换 地

耿家庄的男人，当家做不了主，都是女人说了算。因此有人断言，这个村子里，怕媳妇的挨门擦。挨门擦，就是一门挨一门。把话说得这样绝对，是不是有点玄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得看一看耿家院里的一对好夫妻。

男人叫耿学良，是个副队长。他今年三十岁。面庞清秀细高个儿，眼睛有神嘴爱说，言语行动不一般，很有男子汉的气魄。耿家庄的人，全很佩服他，特别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们，对他更是五体投地。平时，不论哪个男人受了媳妇的气，只要一想起耿学良，立刻就会增添勇气，不敢说话的敢说了，不敢瞪眼的敢瞪眼了，不敢发火的敢发火了，遇事做不了主的也敢做主了。平时，不论哪个女人受了丈夫的气，立刻就不依不饶，并且指鼻子剜眼地对丈夫说：“你想把我管得跟耿学良媳妇似的服服贴贴、老老实实啊？没门儿！”

耿学良的媳妇叫史娅芹，比他小，是本村的人。她长得好看，温柔可爱，心地善良。她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是个被管服了的受气包，她只是不好出风头，不愿意让人家看出自己的

男人没骨气。所以，平时她大事不上场，小事不露面，啥都让男人去干。人家讲闲话，说她老实又窝囊，管不住丈夫当不了家，她不在意。她想，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是怎么回事，心里有数就行了，别人要讲就讲去吧。

丈夫是那样，媳妇是这样，两人合在一块过，组成一个小家庭，多么般配啊！

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么般配的小两口，这天晚上却吵了架。为啥？因为耿学良自己做主张，在外人面前毅然决然地干了一件事。

这话得从头说起。眼下，是秋天。收了秋，种好麦之后，老队长让位，耿学良就由副队长升为主管队长了。他当上主管队长后，没顾东，没顾西，抓住一个大问题——干活儿大拨轰——先解决。他划分了责任田，实行了责任制，一下子把大家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但是今年，夏季雨水多，秋季雨水少，因此到了种麦时节，地的墒情不算好，播种下的小麦，出苗不齐全。这一来，就给划分责任田带来了不利因素。因为麦苗出得好的好，坏的坏，密的地方密，稀的地方稀，到时候要联产计酬，不是难办的事吗？因此在分地之前，有人主张抓阄。耿学良觉得，这个办法最公平，最合理，就采纳了。但尽管这样，事后还是有一人不干，因为这个人分到的那块地，远离村庄远离井，地旱苗也稀。所以这天他找到耿学良，先软后硬要无赖，说啥也不要那块地。为了顺利地贯彻执行新政策，为了快些使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为了不让心怀歹意的人钻空子，耿学良二话没说，当即就把自己分到的那块麦田换给了这个人。

做完这件事，耿学良松了一口气。但当他傍晚往家走，想起媳妇时，不知为啥，却胆怯起来，就好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做了大人不让做的事，怕挨训斥怕挨打似的。

回到家里，耿学良这天格外殷勤：先扫院子后担水，完了就用小车把前天起出来的猪粪向外推，累得直喘气，直冒汗，也还是不歇着，仍然接着干。媳妇从副业组下班后，又帮她烧火做饭，喂猪打狗堵鸡窝。吃饭的时候，还是抢在前，放桌子，拿碗筷，端菜盛粥啥全管。

见他做事这样周到，娅芹噗哧一声笑了。她从丈夫手里夺过碗，要过勺儿，挨着锅边边，盛了一碗最稠的粥，递给了他。之后，她喂着孩子，问丈夫：

“听说咱家分的那块责任田，挺好的，麦苗出得齐，离机井又近，是吗？”

“嗯。可是……”

“要那样，可该咱俩省心了。”

“不过，娅芹……”

“啊，你是想说那件事吧？我同意了。从明天开始，我就到责任田里干活去，不到副业组上班了。”

娅芹无意中把话岔开了，说起此时学良没想说的话茬儿来。她说的这件事，是这样的：学良当上主管队长，实行了责任制以后，考虑到一个新问题，就是身体软弱的残废人怎么办？他想如果也像对待强壮劳力那样，分给他们每人一份责任田，肯定管不好，庄稼准遭殃。所以他决定，把本队在副业组的好劳力适当地抽下几个来，由残废人去顶替，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但是把谁抽下来呢？他思啊思，想啊想，前思后想的，打算让自己的媳妇头一个离开那儿。可当他把这一想法跟娅芹说了之后，娅芹不同意。他便开始做工作。第一次没做通，他又做第二次，态度越来越诚恳，越来越坚决。娅芹心眼儿活，又通